

当代爱情

在众多浪漫情景中，表现得最为抢眼的情感就是爱情。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爱情的动机也可以有艺术和慈善两种表现方式。《酵母》是查理·金斯莱的一部重要作品，是一部富有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特色的小说。这部小说在将艺术和慈善两种动机合二为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。兰斯洛特对阿吉莫妮的爱情，就是以艺术兼慈善的手法描绘的。这位爱慕者的激情，通过种种古怪而混乱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来，就像寂寞草地上流淌的溪水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并感知到它流向附近磨坊时跳动的脉搏。同时，这份爱情的慈善动机也有迹可循，因为爱情常被当成一种补偿动力，一种治愈

私欲的良方，一种抚慰心神的香脂。在恨嫁未成的阿吉莫妮临终之前，艺术动机占据了上风。女作家之手，往往自然而然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描写爱情，这是女人所能提供的最完美无缺的礼物，也是她们施展影响力的绝佳机会，更是一个她们实现自我的难逢机遇。古语说，女人即是媒婆。有一先生更为露骨，他认为女人这么做是出于一种狩猎本性，尽管这种本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褒扬，可还是会或多或少地加以回避。伟大的女作家夏洛蒂，就是从艺术角度处理爱情的。有人指责她把书中的女主人公简·爱、卡罗琳、雪莉描绘得过于温顺，对男人给予的恩惠表现得过于受宠若惊。这些

女人用异乎寻常的温顺，宽恕了欺骗、苛刻、冷漠和绝情。然而也正是这些行为，才产生了艺术之美，这种艺术之美用奉献而非索取温暖着这些美丽无瑕的心灵。在那部质朴的小说《教师》中，男主角的塑造充分体现了夏洛蒂·勃朗特是如何把大自然的刻板与男性的刚毅完美地融为一体的。在书中，男主角的妻子一反往日的安静与矜持，宣泄的情感如决堤的激流，随后，这激情又如干涸的枯井，沉重的缄默横在两者之间，这一切让男主角惊异不已。他就问妻子，她的爱呢？它去哪儿了？“我不知道它去哪儿了。”妻子回答，“但我知道，只要你需要，它就会折身而返。”这真是美妙

绝伦的点睛之笔。保罗·伊曼纽尔和罗伯特·穆尔都有着感人的美丽心灵，但他们都死守着一个想法：报答他们卑微的情人。于是，他们先对她们进行了苛刻甚至残酷的考验，之后再用自己的挚爱回报她们。罗彻斯特先生——情人当中的至圣者，虽然爱得荒唐，但他那桀骜不驯以及情节的逆转，都让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，那是男人特有的激情，如同心灵祭坛上的圣火在熊熊燃烧、在不断跳跃。这部小说的魅力令人难以抵抗，因为简·爱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奉献，她只知道自己在接受施舍，也正是这一点，才使她的爱超凡脱俗、令人感叹。

自我意识下的爱情

现在有一本书可与之媲美，那就是丘蒙德莉女士的《受刑人》。这本书的精妙、高雅体现在诸多方面，然而其中最闪光之处，莫过于它从女性的角度诠释了爱的价值。在书中，爱情被描述为一种可以救赎生命和改变人生的力量。为了证明这一命题，两位男主角温特沃斯和洛西茅斯，不再像罗彻斯特那样因犯下致命的错误而变得面目全非、一无是处，相

反，他们一个成为老女仆自我中心主义的奴隶，另一个变成了赤裸裸的兽性主义的奴隶。这两种情况都令人“感同身受”。这位女作家，没有像圣人一样掌控自己的创作，而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，她的目标就是更清晰地诠释主人公爱的本质：爱是一种纯净心灵、改变人性的力量。对这一立场，我想，没有人会持有异议。但人们若意识到爱情的自身价值，就会

失去谦卑和无私，爱的力量也会减半。即使是莫德林，书中那完美无瑕的人物，也难免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。在那场动人的爱情戏中，她接受了洛西茅斯爵士，然后宽慰他说：“你不仅回到了我身边，也回到了你自己身边。”这是画蛇添足的一笔，它让说话者带上了高人一等的色彩，这还让人想起《公主》中的情节，当仰慕者看到不幸的艾达公主把床榻当成祭坛

时，就教导她说：“不要责备自己，重温错误，人生才会更为珍贵。”你无法想象简·爱会对罗彻斯特说：爱让罗彻斯特回到了他自己身边。在这令人无限遐想的场景中，在这精彩绝伦的时刻，说这样的话还真有些有些不伦不类。这种话带有牧师的口吻，绝非真爱的表达。因此，在情感达到白热化之时，应该格外小心，因为总有一个能熄灭火焰的力量在旁觊觎。

爱情礼物

存在于艺术之中的爱，应是珀涅罗珀与安提戈涅之爱，应是科迪丽娅、苔丝德蒙娜、依默琴之爱，应是伊妮德之爱，应是布朗宁夫人之爱，应是女人之爱，应是男人之爱，应是但丁之爱，应是济慈之爱，应是莫德的爱人之爱，应是高老头之爱，应是罗伯特·布朗宁之爱。

这是男人对女人或女人对男人难以琢磨、不容置疑的爱，爱就是这样，只为自己而存在，如蒙田所言：“只因我和你。”这不是对良好品行的敬佩，只是对美的崇拜、对力

量或优雅感知，是精神与躯体命中注定的结合，是一种内在本能的和谐，一种崇高与亲昵，它没有任何夸耀、恩泽或宽恕的意味，只有对温顺、分享、奉献必然的渴望。因此，爱情里，缺点和弱点无须改正，也无须宽容，只需慷慨地给予机会。牺牲不是痛苦，而是最为深切、最为敏锐，甚至可以触及的愉悦。这种爱无关对友情的容忍，也不是加减法的运算，更不是对收入的斤斤计较，它总能提供一种理智而快乐的伙伴之谊。因此，当作家有能力并有幸感受这种爱的

场景时，任何深远的动机或目的已无关紧要。的确，恣意添加额外的动机，只会令这一神圣的礼物蒙羞失色。切勿虚妄地假设任何人都有这种爱的天赋，这种完美之爱唯有天才可以独享。

因此，花费些心思描绘一下其他种类的爱，还是值得的，因为爱有无限类别与内涵。爱的预言家们常犯这样的错误，就是以冷淡生硬的口吻去预言，而这些预言会让许多男女压抑内心的情感。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可悲的错误，这种错误完全可以用意志和努力来

避免。很多传道者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，他们要么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道德意识，要么认为道德意识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培养出来。虽然有些人能够感知崇高——这一完美之爱的升华——却无法激发这种崇高。拥有这种天赋之人要感谢上帝，这种天赋匮乏之人也不必羞愧自责，因为良好的智力与艺术天赋也并不一定能与力量结合。人性中存在一种补偿法则，但同时也存在限制法则，忽视它既是愚蠢的，也是怯懦的。

爱情与激情

我曾经尝试过，把文学领域和生活范畴中的伟人一一罗列，可最终感到既沮丧又震惊，因为我发现这是一项何等艰巨的工作。诠释完美的女人之爱，要比诠释完美的男人之爱容易得多，于是，我心酸地想：难道就是因为纯洁、真情和永恒之爱自古罕有、感天动地，所以才使爱的诠释如此不易吗？现在的书籍名目繁多，无论虚构的还是传说的，人们都可以恣意挑选，然而，真正的可与之结为伙伴的书籍却又凤毛麟角，这

难道是因为我们过于挑剔了吗？这是一个我不愿面对的答案，但很显然，我们把爱的力量过于理想化了，难道是因为文学作品中充溢了浩如烟海的浪漫史的缘故吗？爱，真的像浪漫故事留给我们的印象，在生活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吗？无数的浪漫故事就真的能表明，人生中的爱能超越一切吗？超然的爱情在罗塞蒂的十四行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，然而我们了解的所有关于罗塞蒂的故事，都似乎证明了他的爱是真

实的，而非超然的。从爱情角度而言，有人把罗塞蒂归为酒色之徒或爱的奴隶，认为他不是真实且和谐之爱的倡导者。我更倾向于这样的看法，对于男人，尤其是现在的英国男人，爱是迷惑的插曲，绝非必不可少的行动指南。最令人感觉幸福的婚姻，就是把激情平静地转换为真实而温存的友情。这也似乎证明，爱是肉体上的激情，并非精神上的激情，它从人生穿插而过，并非沿着人生之渠流淌不息。

我不禁想到，回顾人生中伟大而真挚的情感时，面对挚爱的对象——一个没有任何身体魅力的女人，也能产生强烈的激情，这样的情况存在吗？当然，我没有把魅力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美丽，可我自己就回想不出有关这样的情况：一个人，会为一个毫无魅力的女人点燃激情。这种魅力，也许来自声音、目光、姿态、手势，但总有那种理想中的魅力存在着。



对话寂静：剑桥大学教授 寂静岛上的哲思随笔

作者：(英)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
译者：王少凯 孔谧(校)
出版社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6年8月

编辑推荐词：

《对话寂静：剑桥大学教授寂静岛上的哲思随笔》是剑桥大学教授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的又一部经典随笔。作者采用一种实验性的创作环境，将自己完全放在一个自然的岛上，一方面，回到自然人的淳朴环境中，让灵魂归于原生态；另一方面，在离群索居的寂静氛围里，完成社会人的独立思考。书中探讨人生、苦难、艺术等问题，观点深刻、独到、质朴，将人带入一种寂静中的奇境，深切体会其中的魅力和幽默。